



**新时期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

纳西族卷

云南省作家协会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 前 言

《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是在云南省委宣传部支持下完成的。该套选集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的希望云南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具体体现，该套丛书是对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梳理和检阅。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作为拥有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维护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云南改革发展、边疆巩固、社会稳定和各族人民福祉的大事，而文学是促进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的重要手段。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由 56 个民族共同组建的，作为共和国平等成员中的云南世居的 25 个少数民族，以其自身的独特文字表达丰富着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同时也为边疆民族的团结和谐作出了贡献。《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编辑出版，目的是让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有一个展示自己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成就的平台。

为此，在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云南省作家协会于 2014 年 8 月在云南红河州召开了“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编辑会”，决定出版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众所周知，云南全省有世居少数民族 25 个，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以及在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和强省战略目标的鼓舞下，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时期。

现在，全省 25 个世居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已本民族的作家，也都有了省作





家协会会员，少数民族作家不再是凤毛麟角，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学集体合唱中重要的部分。因此，无论是从民族团结、民族进步、民族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统一、凝聚民族力量的角度来说，云南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都是十分必要的。

在编辑该套丛书的过程中，由于各少数民族作者分散，且各民族文学发展不均衡，在组稿、选稿等方面各分卷编委及编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云南省作家协会也多次召开了编辑会议听取各卷编辑的进展情况，共同研究在编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历时近一年，最终有了该套丛书的出版发行。

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之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指引下，在不久的将来，各民族都能更充分地展示本民族的文学成就，用自己独特的文字表达出自己民族的响声，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在此，谨向为该套丛书付出辛劳的各界朋友表示真诚的谢意！并向各民族编辑、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 序

王川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纳西族文学和全国文学一样，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四人帮”强加在作家身上的枷锁被砸烂，伤痛得到修复，作家们重新拿起笔，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创作中去，为新时代欢呼、歌唱。时至今日，在几代人不懈努力的基础上，纳西族文学日趋成熟、繁荣，作家群体不断发展壮大，文学创作题材更加广泛，并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新局面。老作家们矢志不渝，笔耕不辍，是新时期纳西族文学的宝贵财富；中青年作家稳健有为，自强不息，成为纳西族文学的骨干力量；青年作家层出不穷，前景美好，是纳西族文学的未来。

纳西族文学能有今天如此的繁荣局面，并非一朝一夕所成，而是岁月的恩泽，代代相传，世世积淀，应该说纳西族文学是有着深厚根基的。

首先，纳西族文学有着独特的文化根基。这个民族人口基数并不庞大，主要聚居在滇西北金沙江畔、茶马古道重要通道上，在过去的岁月里，以尊崇文化并拥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而被世人关注。这得益于特殊地理环境——纳西族居住在一个极其特殊的交界地带，中原文化对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到达大理便逐渐丧失继续西进的锐力，同样强大的藏地文化，到达迪庆也出现了南下的困倦，于是，处于这两种文化交界处的丽江，成为文化的真空地带，在这块





神奇的土地上，逐渐孕育出属于它自己的东巴文化，对两股强大的文化势力兼收并蓄，并保留自身的独立性与优势性。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纳西族文学在以往的每一个重要时代，都保持着鲜活的劲头和良好的发展态势，在文坛占领一席之地。厚实的东巴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地，汉藏文化带来丰沛的养分，好文之风尚则形成清朗祥和的气象。这一切滋养出的纳西文学，带着天然的质朴和天然的华贵，走向成熟。

其次，纳西族文学有着悠远的历史根基。东巴教是发育比较成熟的宗教，附着于宗教的许多神话传说，比如《创世纪》《鲁班鲁饶》《黑白之战》，因为东巴书面文字的产生得到完整的记录和保存，它们是最早的纳西族文学的雏形。至于说纳西族汉语文学的产生和发扬则要归功于明代木氏土司作家群，他们大兴汉学之风，身先士卒，广交中原文人，创作大量优秀诗文，开创了纳西族汉文写作的新时代。其中木公、木增的诗文，因其独特的意境和丰富的内涵，不仅入选《列朝诗集》《四库全书》等名录，还在中原产生不小的影响。

清代改土归流之后，周之松、李洋的出现，使得文学不再是贵族们的专利，他们的作品呈现多元化、平民化倾向，从文学价值到审美价值都不逊于木氏作家群，他们成为纳西族中下层旁姓作家的先驱，促使纳西族文学脱离权贵束缚，进入市井百姓的生活。桑映斗、牛焘、杨竹庐、杨昌等人，更是沿先驱们开创的路线，以更显著的成就，将纳西族文学推广到更为广泛的领域。

五四运动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纳西族作家文学也和全国文学一样，进入新文学时期，推翻压迫、剥削的黑暗势力，讴歌自由、光明的新生活，成为时代的主题。这期间，大批纳西族作家涌现，李寒谷、和柳、杨琦、赵银棠、范义田，他们怀揣理想，激情四溢，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作出大量具有新时代特点的作品，为文坛注入青春的血液。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因为具有独特的文化根基，纳西族文学方能有今日之荣华沉淀，清朗气息；正因为具有悠远的历史根基，纳西族文学方能有未来之蓬勃鲜活，不老容颜。这是岁月给予这块土地特殊的恩泽，必当感恩在怀，铭记在心。今天，云南省作协致力于《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打造，记载云南一个时代的精华，《纳西族卷》能荣列其中，必将成为纳西族文学不朽的里程碑，激励无数青年才俊奋发有为，谱写我们民族新的篇章。

是为序。

2014年10月10日

# 目 录

## 小 说

化雪图·····	戈阿干 /003
并非虚构的故事·····	杨式龙 /017
要一百头牛作聘礼的姑娘·····	杨 森 /022
迷失东波罗·····	沙 蠡 /038
捉迷藏·····	可 雪 /056
阿得他爹·····	牛耕勤 /060
赶 会·····	杨正文 /064
美丽的日子·····	和文友 /071
最后一座水磨坊·····	木丽春 /078
连长的耳朵·····	和晓梅 /097
秒 杀·····	蔡晓龄 /125
咒 语·····	东巴夫 /144
恒 日·····	和凤琼 /158

## 散 文

丽江名胜及边关·····	赵银棠 /175
雪 茶·····	白庚胜 /184





格姆女神	和钟华 /188
金 秋	赵净修 /192
云杉坪之谜	和国才 /195
石鼓二题	和瑞尧 /198
怀念万里长江第一湾	杨树高 /205
丽江古城：心灵的圣地	杨世光 /208
炊烟的记忆	夫 巴 /213
清丽白莲	和洁花 /216
古城旧事	杨福泉 /219
丰满的母性之花	白 郎 /225
小村·老渠	和大海 /233
哲学家眼中的香格里拉	拉木·嘎土萨 /237
母与子	和振华 /242
记忆看见我	周文英 /247
狮子山纪事	牛相奎 /253
骑行西藏，让人生更精彩	刘志文 /259
我的母亲	杨 湛 /265
丽江教育旧话	李世宗 /270
我在古城读中学	杨国清 /276
滇藏贸易与“恒德和”商号	王德炯 /282

## 诗 歌

涅槃了一季绯红的莲花	青 青 /289
夜航诗二首	夜 航 /292
李力能诗三首	李力能 /295
挥开两声轻叹	杨蔚婷 /298
杨琦诗四首	杨 琦 /300
周文华诗四首	周文华 /304
杨璇诗四首	杨 璇 /307
李俊佑诗四首	李俊佑 /310

祁萍诗三首·····	祁 萍 /314
肖淑娥诗二首·····	肖淑娥 /317
和克纯诗五首·····	和克纯 /319
李志宏诗三首·····	李志宏 /322
周杰诗三首·····	周 杰 /325
李志文诗二首·····	李志文 /329
人狼格诗八首·····	人狼格 /332
后 记·····	339



化雪印

小说



## 化雪图

戈阿干

—

阿鲁老人背对皑皑的银石雪山，跟在羊群后边，边走边拆开一封牛皮纸信壳。写在信笺上面的蓝墨水字，他一个字也看不懂，可是信笺下边那朱红色的印戳使他出了神。他勾起脑袋，把鼻梁尖凑上去，深深吸了一口那印泥香气，并双眼一眯，微微笑了起来。走着走着，路上一颗疙瘩石重重绊了他一脚，使他打了个晃。一只小羊羔从他挎在腰间的接羔袋里，伸出个毛茸茸的小脑袋，咩咩叫起来。老人用信笺轻轻贴了贴它的腮巴，笑咧着嘴说：“别嚷哇，我的好宝贝，可知道这里头写的啥？你瞧瞧，压的是新戳戳，十有九成是好事，你不高兴？还哭？”

正说着，从前边一个山脚拐角处，传来一阵清脆的呼唤声：“爷爷，看什么呀？”

老人看见是他的孙女玛金背着一大背篮冒尖的松毛，和十来个阿卡里洛的姑娘妇人一路，从山坡上走下来。他“啊”了一声，赶忙把信笺折叠好，重又塞进那沉甸甸的接羔袋里。不巧，玛金已临近，伸出手对他说：“爷爷，还打





埋伏吗？快拿出来给我看吧！”

老人打量了一阵后头的人，又把信封掏出：“喏，刚才碰上乡邮员，说是公社给转来的。”

玛金把背篮朝上一抖，接住信，忙抽出信笺，贪婪地看起来。几个姑娘凑到她身边，七嘴八舌地发问：“哪儿来的？写的啥？”

“省里要召开一个绵羊改良科研会，要我们阿卡里洛去人。”玛金说着，继续把信看完。

有个小姑娘一把将信笺抢在手，横竖扫了几眼，禁不住放声嚷嚷：“哟，玛金姐，人家是直接点你的名字呢，还要你带一份什么经验资料……玛金姐，你都成了专家啦！”

“阿花，瞧你这张嘴，比锥子还尖，不准胡乱戳人！”玛金瞪了叫阿花的小姑娘一眼。

说着走着，人们已来到寨子侧边的羊圈大门前。玛金卸下背篮，就从爷爷身上取下接羔袋，抱出那只小羊羔，细心地抚摸了一阵，说：“爷爷，它再也不是花羔子，瞧，遍身没一根杂色毛啦！”

老人说：“都第四代了不是，二天长大了，定会变成一只合格的半细毛羊的。”

“走，阿花，先给它过个磅，立张卡片。”玛金乐滋滋地说。

阿鲁走进来，望着玛金哈哈直笑，仅剩下的两颗老门牙，不住颤动着。

阿花把耳号登上，也望着老人咯咯咯地发笑。接着，她关切地对玛金说：“玛金姐，要带去的那份资料，可重要啦，你得好生坐下来写上两天才是啊！”

玛金笑了笑说：“倒不用，我想带去杨叔叔留下的那扎手稿，补上人工配种的内容。不过……”她停了停，收住笑容，望着爷爷，若有所思地说，“要是他能在寨子里，那该多好，再说，这样的科研会，省里更应该邀请他去啊！”

“是的，孩子，杨叔叔他……”老人不知怎么，把“他”字后边的半截子话咽了回去，只见两道又粗又长的寿眉，在眉心拧成一团玛金和阿花都无法琢磨的疙瘩。

老人的房窗正对着银石雪山。平时，他是很少打开这扇用棉纸裱糊的格子窗的。但不知怎么，今晚上他躺在床上，觉着格外热。他已把压在被面上的一床披毡掀掉，可觉着心口还在浸汗。于是，他索性爬起来，把从来没有启开过的这扇窗子掀开，抓根粗棒棒把它撑住。一阵凉风正吹在他的宽额上，他这才感到舒适些。

多少难忘的往事，就像高处化解的清泉，一股接上一股喷涌在他的心坎上。而这奔涌不尽的思绪，又都紧紧围绕着他那“半路接来的小花羔”！

那是二十一年前的一个严冬。

他赶着一群本地土种羊，整整爬了一天山路，又走了大半天坝子，把羊群赶进食品公司活畜仓库。傍晚，他就走向那家他熟悉的小马店。还没走到店门口，他发现有位戴白口罩的年轻妇人，抱着个婴孩，低起头紧紧跟随着他。他回头瞟过那女人几眼，但都无法辨认这是个什么人。他正要拐进通往马店的小巷子，只见那女人立即抢朝前，把他拦住，用显得别扭的纳西话对他说：“大伯，帮我抱上一阵这孩子，我忘了件东西在车站，马上跑去取了转回来。”

阿鲁懵懵懂懂地把一个用小花棉被围裹的孩子接在手，只见那女人连道几声“多谢”，便转过背，飞也似的跑了。

阿鲁在拐角处等她。等了一袋烟工夫，不见妇人转来；又等了一顿饭工夫，仍不见她转来。天色已深黑，他着急了，朝着车站方向快步走去，可那儿已经没有人。他呆呆地立在一扇铁门边的路灯下，扒开小被面看了看孩子。孩子像只小嫩羔羊嘴角上留着两股干了的雪白的乳汁，恬静地安睡着。他在那里等了一阵，仍不见有人影闪近他。他又下意识地赶回马店小巷，那里更看不到那女人的影子。

“天哪，这是上苍降灵吗？”他怀疑自己坠入梦中，狠实咬了一口嘴唇，发觉皮肉还有疼痛反应。可他仍怀疑自己大梦未醒。“难道这是个不吉祥的私生子？”他正胡乱猜疑，突然，有几个男人的身影从身旁闪过，正高声谈论着啥。从他们的谈吐声中，阿鲁突然听见两个可怕的字眼：“自——杀”！他这才像大梦初醒，像有只钢锥深深地戳进自己的心窝窝里，禁不住吓出一身冷汗。于是，他紧紧地抱着那孩子，又连忙闪进另一个巷子。他刚停下来，想摸个地方蹲上一阵，不料那恐怖的谈论声，也由几个妇人带进这个巷子里。他依稀能辨认出





那些移动的人影，至于声音，就听得十分清晰：

“听说又是个右派，捞上来了，还没有一个亲人来领尸！还在昨天，有人就看见她抱个孩子在龙潭边来回走。”

“据说她丈夫也是个右派，早就送去背石头去啦，只可怜那孩子，听说才脱胎的呀，一定是让龙潭水给冲走了。天哪，是右派，你让她襁褓里的奶孩满月以后再死不成吗？”

人影还没移远，阿鲁怀里的婴孩“哇——”一声哭起来。他赶忙又转身，一手拍着婴孩，又离开了那个黑巷子，朝自己熟悉的一条街道小跑过去。

东山露出一弯银梳似的半月，银石雪山闪起淡淡的寒光，一阵阵刺骨的寒风，直朝他的脸额扑来，他忙脱下自己的羊毛披毡，在婴儿的花棉被上，又裹厚了一层，迈开大步朝前走去。

他像长了飞毛腿，平时空身要走一天多的路，今晚只用大半个夜晚，便在天亮前赶到了他的小木楞房里。他反顶住门扇，扒开火塘，燃亮松明火，开始给孩子扯尿片。突然，他发现在一件小棉袄里，有个硬邦邦的啥东西。他拆开来一瞧，发现是个用白绸手绢裹住的小包包。再打开，见到里头有一扎人民币，一扎粮票。他仔细一瞄，那绸绢上还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什么字。他想，这一定是戴白口罩的妇人，在临死之前写下的遗书，不用说她一定淌尽了泪水，把有些字眼都给泡模糊了。阿鲁一咬牙，想把绸绢扔进火塘里去，可浓眉一皱，不知想到啥，手又缩了回来。孩子哇哇哇放声大哭，他赶忙把她拢在怀里，说：“乖乖，爷爷对苍天起誓，决不让人世知道。你是个母水牛扔下的崽子，如果有人问我你从哪儿来，我就告诉他，从墙角落捡来的。”说着，把绸绢揉成小团，拿把火钳，深深地塞进一个墙洞子里。

“阿鲁接来个人羔子！”“上苍在为孤人开眼！”

孩子显得是那么逗人爱！水汪汪的玛瑙眼，红润润的宝石脸，黑亮亮的小辫梢，活像个小天使。阿卡里洛的妇人们，常常把孩子抢在手上，捧过头顶，用歌一般的语言赞美说：“你爹你妈，定是一对最美的有情人！”可是阿鲁听不得这样的赞美词，他常常垮下脸反驳那些婆娘：“什么爹呀妈呀的，她是从云彩里坠下来的一颗小流星，是我大手给捧住啦！”那些妇人听了又说：“对！你是一颗最亮的小流星，那牛郎织女，该是你的爸爸星，妈妈星！”对那些满脸都长有舌头的婆娘们，阿鲁常常对付不过。可他想：只要不说我的好宝贝是“母水牛”下的崽儿，其他怎么说怎么编，由你们的吧。

他给孩子取了个小名——玛金，是“独姑娘”的意思。这本来也是纳西人对任何一个女孩的爱称，可冠在她的头上，好像更好听，所以在阿卡里洛，很快也就变成被她独占的美名。

### 三

这又是个极不安静的寒冬。

小玛金转眼九岁了。她已经能挎着个小接羔袋，跟在爷爷羊群后边跑上一整天啦。一天，城头的畜牧兽医站来了一伙人。其中有个姓杨的高个子，是在合作化时期，赶着两只新疆半细毛种羊，头一个来到阿卡里洛的。他和阿鲁一起吃住过近两年。后来被喊回城里后，听说出了啥大事情，再没打过照面了。阿鲁对他有过交情呀，这天傍晚，他放牧归来，正碰上来人，便伸出巴掌跟这姓杨的捏了一把。不料，当天晚上，有个“战斗队长”就来到他的木楞房里，提醒他：“要跟高个子划清界限，他是你们纳西人所说的‘水牛’，‘文化革命’一开始，又想抬起头来翻天，这次把他带来，是打算交给群众实行监督改造。”阿鲁不识字，可这乱世年间，也算背得了一些风传一时的口号标语，一听到“水牛”这字眼，耳畔就响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声音。可是，那姓杨的，阿鲁也并不陌生啊！他想了想，就对“战斗队长”说：“都快十年不见他了，你们早就该把他放到这儿来拉犁头嘛！”

跟十年前比，姓杨的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歪着腰，弓着背，耷拉着头，一只手常常按在心口，好像有个无形的重背时时压在他身上。那张原来很爱翻动的嘴皮，好像里头已少了根舌头，半天听不到他吐一个字；那双原来很亮的眼睛，现在简直像嵌在老绵羊的脑壳上一般，变得灰暗，呆板，凝滞。可是人还是挺耐烦，队里什么春配呀，接羔呀，剪毛呀，修棚搭圈呀，种种活路，不用哪个喊他，自个儿早早就来啦。他包包里还揣着个小本子，常常埋起脑袋写点啥。有个晚上，在阿鲁的羊群里，有只新引进的种母羊难产，整整大半夜，他夹上个手电筒，蹲在圈里，又打针，又喂药，到头鸡开叫时，把一对小羔儿好端端地接了出来，还保住了母羊的平安。渐渐地，阿卡里洛的纳西人都感觉到，这“右派”倒也没什么，不长獠牙不生角，没什么可怕的地方。包括木队长在内，都开始喊“老杨”。大家还渐渐觉着，这号人比那伙人，显得还更近人情，





也更管用。所以，寨子里也就传出了这样一种言论：“水牛”要比“黄牛”强。群众这么说，队长也跟着讲。

老杨原来睡在羊圈边一间空草房里。后来群众提出，不能这么对待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木队长觉得这话在理，便叫他搬住处。老杨自己要求要跟阿鲁一起吃住，队长自然也点了头。

老杨一搬到阿鲁的火塘边，玛金就跟他亲近起来，一见他就喊杨叔叔。老杨开始获得人间的温情，更欢喜这孩子，提水抱柴这些家常活儿，都由自己包起来，让玛金多玩一阵子。他为阿鲁早年捡到这么个好孩子感到庆幸，也为小玛金的成长操心。有次吃晚饭时，他对阿鲁说：“老阿爸，玛金多乖，你不让她进校读书，可惜啦！”

阿鲁叹息着说：“这年月，读了书又有啥用，往后还危险啊！”

老杨听了，那苍白的脸一红，一下变成了哑巴。

可是，小玛金却嚷开了：“爷爷，我要读书，送我去读书！”

阿鲁摸了她一把，顺口答应她：“这位叔叔是大学长，他识的字，比羊子身上的毛还多，你就跟叔叔学嘛。”

阿鲁这句顺口流出的口水话被老杨当真。从那，小玛金每天跟爷爷放牧归来，老杨就开始在火塘边教她识字，玛金挺聪明，他教啥，就记得啥。没过几天，她自己跑了一趟供销社，在她挎在身上的接羔袋里，装上了一盒“米老鼠”，几本小练习本。

据老杨的提议，第二年开春，队里又派人引进三只新疆半细毛种公羊，并且把队里的羊子重新分了群，把种公羊、生产母羊、去势羊和幼龄羊分开饲养，分群放牧，还组织了一个畜牧科技小组，购置了部分仪器、图书，由他带几个年轻人，边学习，边操作。小玛金犟着要当这个组的组员。阿鲁被她逼得没法，只得请老杨带在身边。开初，人们只当她图好玩。不料，没几个月，什么四季放牧口诀呀，绵羊的科学饲养特点啦，羔儿的人工哺乳量啦，等等，等等，都是她记得最快，背得利利索索。队里几百只羊子，哪只母羊哪天配种，该哪天下羔，每只小羊羔多少天数、月数，该喂多少奶汁，人们也都不用去翻卡片簿，问小玛金就行了。人们夸赞说：“我们的小玛金，是个小畜牧专家。”

## 四

阿鲁有两幢木楞房，一幢关猪，一幢住人。看着玛金已十三岁，加上还有个老杨，他便编了两块篾笆，在火塘两旁隔出两个小间，让玛金住一头，老杨住一头。自己仍旧睡在火塘边。每天晚上，老杨给玛金上完预定的课程，改完当天的作业，自己又在小房间里，点完几把明柴才肯入睡。就是白日间，遇上雨雪天不便出工，他也扑在一块木板架上，一坐就是老半天。他在搞啥？只有阿鲁和玛金知道：他不断地在翻阅着历年积累的卡片簿，一再琢磨着几十几百种羊毛样品；而更多的时间，则是埋着头在写字，写字，写字。他身子单薄，还有胃病。一次队里宰了几头去势羊，也给他割了条腿。家头的肉多了，一吃就是好几顿。老杨享不成福。胃病发作了，以致弄到吐血。阿鲁急坏了，那天他把羊群交给玛金，一早就爬到银石雪山深处挖来草药，给老杨服用，这才把他的胃出血制止下来。

这场病把他的身子拉垮了，腰显得更弯，背显得更驼，蜡黄的脸就像张陈年草纸。玛金望着他心头怪难受。有天早晨，她悄悄背上一小背篮洋芋，跑到坝子里去，换了几升麦面，又压成面条背回家来。

这天，爷爷叫她留在家里给老杨熬药。中午到了，她自己烙吃了一块荞面粑粑后，就下好一碗鸡蛋面条给杨叔叔端去。老杨扑在板架上又在写字。一见小玛金，急了，说：“谁叫你这么做的？”

“你快吃呀，叔叔，我们家里啥也没有。”也把碗放在板架的一角，把纸和笔收了。

老杨望着她，一时说不出话，只见两股泪水浸出眼眶。

玛金催他：“快吃呀，叔叔，你吃下去，我和爷爷才高兴！”

老杨抹掉泪花，踱出来，到火塘边端个碗，拿双筷子，想把面条分成两碗。玛金一看，赶忙跑了出来，可被老杨抓住，说：“你也吃一口，我这才咽得下呀！”

玛金嘴一撇，说：“我已经吃了，还吃了两碗，这是你的！”

老杨无奈何，就把碗端在了手头。

小玛金的小嘴变得更甜：“杨叔叔，我没有爸爸妈妈，可你天天教我学文化，学科学，多好多哇，你就让我做你的干女儿嘛！”

“好玛金，你不能做我的干女儿。”

“为什么？”

